

消逝中的石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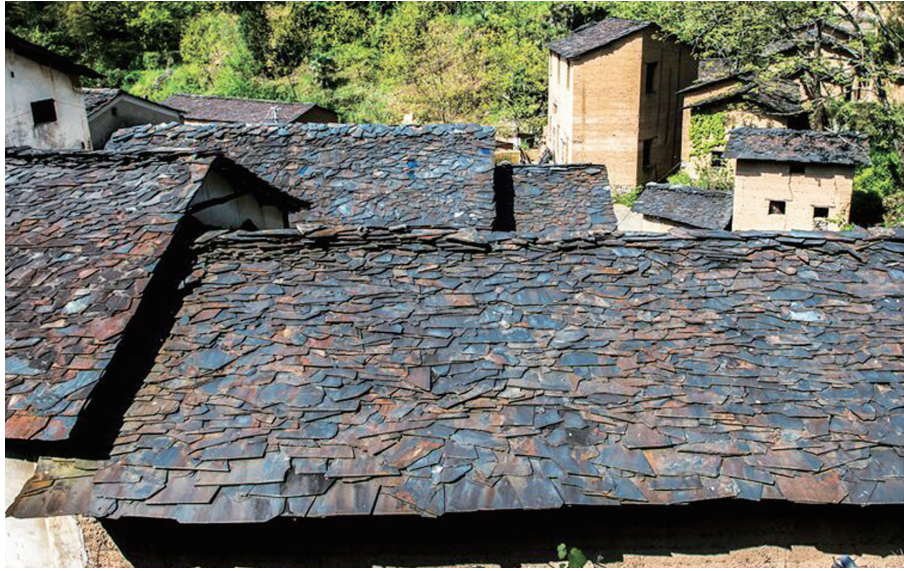
□王朝英 文/摄

些不知名的干草,想来应该是一些偏方草药,满眼浓郁的山村气息。

石板屋依旧保留着古朴自然,但村民们的生活比以前强多了,康庄工程给村民带来了出行的方便,如今石板屋村接通了自来水、电话、数字电视等。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石板屋的存在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至今也没有什么部门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如果没了这些村里的老人,石板屋是否还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下去?在注重文

化遗产保护的今天,富有文化色彩的古建筑有幸得到了重视和保护,而石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文化,是否也应该成为一种遗产?因为石板屋每一块石板都述说着我们逝去祖先的故事,每一栋石板屋都传承着祖先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所以,在拆旧建新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思考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来保护这为数极少的石板屋村落,并保留石板屋这一独特的文化?



蓬里,一个位于淳安县西部大山里的小村庄,距县城约80余公里。据年长村民回忆,全村20余户,最多时人口120余人,目前常驻人口仅十余人。与现代繁华都市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澈自然,质朴纯真。除了传统节日,村里总是静悄悄的,和大多数农村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这个村庄至今还保留着数十幢石板屋,应该算是淳安县内唯一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石板屋村。村里少部分村民已经拆了石板屋造新房,而今新农村建设将让这个村面临移民拆迁的可能,石板屋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而关于石板屋的那些故事也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上山的康庄公路弯弯曲曲,窄得只能通过一辆车子,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自驾车程,绕过一道山弯,一个石板屋村展现在我们面前,清新、古朴、干净。

走进这个石板屋村落,农户家都是泥墙房屋和石板屋顶,大部分房屋的墙体已经刷白,屋顶均采用厚约一至两厘米、长宽约二三十厘米至五六十厘米不规则的薄石板片层层叠压覆盖而成,有些屋顶石板已经长满青苔。

据当地一位84岁的老人回忆,这些存留的石板屋大都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购买瓦片,所以村民大都雇佣工匠从山里采凿石板用作瓦片,一般采用换工的方式把石板一

块块搬运到村,这样可以节省很大的成本。然后请工匠铺房顶,为了不至于石板下滑,房顶都以25°的角度架梁,大块的石板放在房顶斜坡最下面,小块的垒在最上面。

村里的老人说不出最初是什么时候有的石板屋,只知道祖祖辈辈都是从山里采下石头建起石板屋,这也是先辈们的智慧结晶。这屋顶的每一块石板上都淌过村民肩挑背扛的汗水,每一栋石板屋都承载着一段当年山里村民艰苦的安家立业史,也记录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土著村民的生活状态,石板屋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

蓬里村的左边,山泉水常年流淌,水清澈得毫无杂质,而村民们日常饮用的便是这山泉水。走进村子,还可以看到石臼、石磨等相对原始的一些器具。茂密的枫树、松树、柿子树、山核桃树,遮掩着这个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石板屋村。可以想见,当年这个村子曾经鸡鸣狗吠相闻、村弄孩童嬉逐的热闹场面,村民们有的在小块的山地里忙碌地耕种或收获农作物,有的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晒地瓜干、切制干菜……但这一切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今天的石板屋村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

现年87岁的吴三梅,是村里健在的最年长的老人之一。她16岁就被花轿抬进了这个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生子相伴40余年,生养了5个孩子,25年前丈夫和最心爱的女儿相继过

世。见到她时,她正在茶山上采茶叶,“现在村里年轻的都下山挣钱去了,平时村里只有一二十个老人家,儿孙们只有过年才回来一趟。去年,村干部叫我们搬到山下住,可我在这儿都生活了70来年,人穷不嫌地面苦,我一个老太婆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老人说,“石板房冬暖夏凉,风雨不透,我们这些老人住习惯了。但石板房在山顶,吃水用电出门都难,所以年轻人不怎么习惯……”

这几年,政府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规划该村整体搬迁山下,由于眷恋故土老宅,部分村民至今没有搬离,除了60岁以下的中青年陆续下了山,在城里务工、经商(有的还在城里定居下来),只有少数上了岁数的老人还留守在山上,过着半封闭式的“世外桃源”生活。

踩着和石板屋建筑不很协调的弯弯曲曲的水泥村道,带着对石板屋的好奇,我们走进了蓬里村。推开贴着门神的小木门,走进农户家里,堂屋的两边摆放得有些凌乱,但也能大致分类,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才应该是山里村民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和最本真的样子。背篓、竹筐、锄头等农事器具倒是摆放有序,厨房的柴火灶台和挂在天花板下散发肉香的火腿,让人感受到山里人家特有的朴实与安然。门口半封闭的小院内,可以看到一些石制的生活用具,几块石板倚墙而立,墙上挂着一串串的农作物种子和一

乘风源

隐逸唐朝皇族

□章建胜

中洲,最早是武强溪中间的一片沙洲。传说,几百年前,一位程氏徽商挑着担子经过这片沙洲时,用柱头撑肩歇力,想不到柱头插入土中拔不出来。他想,柱头不愿跟我走,说明这是块垦地,明年此时能发芽成树的话,我就举家迁此。到了第二年,柱头果真长出绿芽,变成一棵小树了。这位程氏商人即迁徙此地,并定名为中洲。

中洲,藏匿于大山之中,而大山的折皱中隐逸着一座古老的村落——乘风源,乘风源里又隐逸着唐朝皇族李氏及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

大唐王朝的末唐时代,为躲避黄巢之乱,皇族后裔大批渡江南迁,唐王宗室昭王訥后裔流向昌水、歙州、祁门(今属江西、安徽“三田”地区)等地。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李訥生三子,最小的儿子唐懿宗才当了一年皇帝,就遭黄巢义乱之军追杀,并改名李京(人称京公),从繁华市井逃至偏僻山野,在徽州刺史李檀的帮助下,先是躲到安徽歙县(中洲民国前隶属于歙县)的黄墩那里。黄巢攻入长安,唐朝李氏宗室多被斩杀九曲池,李京的父亲昭王也同样死于黄巢之乱。

李京后迁居江西饶州浮梁之界田,生三子,长子仲皋、次子仲安、季子仲亨。李京长子仲皋生三子,长子德鹏、迁祁门新田;次子德鸾,迁婺源严田;三子德鸿,守旧不迁,仍居界田。延至宋元时期,这三支李姓已是枝繁叶茂,史称“三田李氏”。唐末宋

初,“三田李氏”首迁赣、浙、皖交界大山深处,分地而居。江西婺源“严田”李氏德鸾的后代,迁中洲乘风源,系唐朝皇族直系血脉。笔者查阅了李氏《南徙事略》《家世源流》《三田李氏宗谱》序、谱引等史料,避乱流落到中洲乘风源一带的李氏,正是昭王訥后裔李京一支宗族,称之为遂阳乘风李家村派。

乘风源,旧时称凤溪、凤川、乘风源,后演变为乘风源。其隐匿于浙皖交界、新安江上游源头,那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溪流潺潺,从浙皖深山盘旋飞流直下的山泉,飘逸而灵动,汇合成武强溪。乘风源坐落于武强山大山尖西北山麓,被一层层山岗遮住,溪水经九曲十八弯流向外界,是一处被人遗忘或忽略的僻壤。

一个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一千多年前却容纳了隐逸的唐朝皇族,乘风源成了大唐败落后皇帝后裔的一个归宿,一个李渊、李世民直系血脉躲避战乱的避乱隐匿之地。

“三田李氏”本是皇天贵胄,但黄巢起义、朱温篡唐建梁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逐渐摆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躲开了世人瞩目的目光,隐于深山,回归内心,沉寂于山谷,复归于平民。乘风源,这个皇族官宦的避隐之地,有着不同于一般古村的贵气,淳朴之中带着典雅。如今的村野小路上仿佛还能看见前世的华贵宅邸,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早已享受这里的平静祥和。

老物件——萱桶

□余书旗

名思义,当然便是摆放在母亲卧室里的专用物品了。暂且放下萱桶不说,先说一下那时的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一种叫“斗床”的婚床。“斗床”由两条长凳、一个床盘、五块围栏板、一个床顶(好挂蚊帐)、一块“子孙棹(tǐng)”和一块搭萱板组成,搭萱板是活动的。摆放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搁置一些零碎,这里也是摆放萱桶最佳的地方,因为它通常是家里最保险的地方,晚上有人守着,白天除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谁还会有事没事进别人家的卧室呢?说到这,还有一个由萱桶引

出来的小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人民币严重贬值,平时六角四分钱一斤的猪肉,那时卖十元一斤,还没有货,就连那平时几毛钱一斤的旱烟丝,也要卖十多元一斤。故事说的是邻村有一户人家,夫妻勤俭,从牙缝里省下一笔钱,有千把元吧。有一次,妻子去萱桶里拿点东西,匆忙之中,把用手帕包着的那一千多元纸币翻出萱桶外,并从搭萱板上掉了下去,巧的是,正好卡在床围栏板与墙壁之间,没有落地。过了一段时间,要用钱了,一看,钱没了,夫妻二人大惊失色,几次把萱桶翻了个底朝天,哪里还有踪影?二人相互埋怨了好些日子,也猜疑了好些日子。后来时间长了,便也渐渐地淡忘了。过了几年,因儿子要结婚,想把那间卧室重新粉刷一下,便把床搬了,却不想一个布包掉到了地上,打开一看,一千多元人民币完好无损,真是意外的惊喜!后来,他们用这笔钱建了一栋新房。



萱桶的形状就如一只小船,两只小角高高翘起,翘起的地方既可当把手用,又可在那个位置落锁。萱桶更像一只金元宝,中间宽,两头窄,呈有规则的椭圆形,也许当初就是根据金元宝的形状设计的。

萱堂,旧指母亲的居室,也指母亲。萱桶,顾